



陳俊熹

新亞書院
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

今年剛好廿一歲。二十歲之前有青春可以為理想墊資，覺得自己天才無限，可以在現實世界裏所向披靡。二十歲後，身上的許多可能性逐一落實為殘破的定局。現實逼人，其實早已體認到己身的平凡和有限。詩與詩外同樣徒勞，只是這許多不切實際的事情，仍然未想放棄。我大部分的人生，似乎仍是為着一些不切實際的想像而努力。苟非如此，無以為詩。有時害怕未來，很怕未來自己流落現實之餘又成為了逼人的現實的一部分，到那時候，詩歌的創作大概也會因為詩外生活的幻滅而無以為繼。所以獎學金很重要，它讓浮沉在理想邊緣的人，多了一些支撐下去的本錢和信心。

《西藏紀行》

去歲末余與人決絕，輒有西藏之行。鐵道縈回，經長沙、轉洛陽、過天水、入那曲，橫絕南北，是亦壯遊也，而客裏揪然。時得好句一二，皆不成段落。十日而還。四月，道路忽相逢，人面依舊，而從遊者非。是夜有海潮音也，不成眠，因起而連綴西藏所遺斷句以成篇。

人生苦旅長流落，百轉千迴赴冥冥。客行左右顧彷徨，渺渺黃雲連朔漠。驛馬塵途更回望，已是蕪城不如昨。晝寐行車未停輟，行復行行越復越。舊夢長隨南風遠，吹入廣寒天上闕。天人感此暗淚彈，灑落人間清輝雪。雪月溶溶復流轉，西盈青海南向粵。月色一見意難絕，合將心曲寄明月。拈取別來無限事，漫與離人低低說。愁心明月不可掇，閱世益深意轉拙。援筆翻作庚郎賦，難共春風容易別。過盡長亭暗愴悲，斯行散漫昔遊非。夢後何如還入夢，小窗凝眸到熹微。

《誤發洛陽》

年月日余獨辭別眾表親，經深圳還港。至車站，囊橐既重，行人復多，未得細看票文。行行，與眾推移，不知所之。至候車處，忽聞廣播謂此車將發洛陽，乃大驚，倉皇收拾，返至往深圳者。行行，想洛陽火車已鳴笛遠去，又惆悵無端，因題一絕。

我自還家謝表兄，忽聞鐵道向東京。輕身散入玉龍笛，月夜飛聲到洛城。



張展鴻

新亞書院
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

羅伯特·弗羅斯特曾經說過：「所謂詩，就是翻譯之後失去的東西。」這句話形容中國的詩詞尤為貼切，每個中文文字的平仄、音韻都早已在中國詩詞裡運用到極致，更有方塊字獨有的對偶手法，中國詩詞注定是不能翻譯的了，這也就是懂得中文的人獨有的浪漫，中國詩詞當然就要成為每個中文系人的必修課了。在「詩選與習作」一課中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陳煒舜老師在課堂中說過古人有一種「詩鐘」的玩法，在一定的時間內以同樣的題目作詩，而且有「嵌字格」、「籠紗格」等寫作形式的限制，我也曾在課餘時與好友嘗試「詩鐘」，可惜作詩時總是力不從心。煒舜老師提到，平日需要積累不同的用詞，才能在不同格律、不同語境之下靈活運用，積累是詩歌創作的重中之重。受時間所限，在短短一個學期的課程中，我們雖然不能學到更多關於詩詞的知識，但也算是有了基礎。

往後，除了積累更多的詩詞知識，我更希望學習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和文學思想。中國文學深厚的底蘊不只反映在文學作品上，還有不同的詩話、詞話以及那千年不朽的《文心雕龍》等等不同的文學批評創作，都為我們提出了諸如「意境」、「風骨」、「神秀」等不同的文學概念，建造了一套獨特的、底蘊深厚的文學理論。

文學與金錢兩者雖然表面上沒有太大的關係，反而很多人說：「談藝術不能談錢。」的確，文學藝術是不能用錢衡量的，但是沒有錢是不可能創造藝術的。無論是學者或是作家都要做到超越世間來觀看人世，但同時學者和作家自身與世間是密不可分的，無論多麼窮困的作家學者，他們都必須要讀些詩書、有些文化積累才能創作，他們生活條件是創作的前提。因此，我特別感激何文禮先生及何竹平吳尚穎伉儷的家人，感謝他們為熱愛古詩詞的青年人提供更佳的生活條件。我會利用獎學金開闊我的眼界，無論在沉浸在書本知識中，或是到不同的地方考察，我相信都會對我的學術發展有所幫助。

《餓漢》

已見飯莊三里路，
難移軀殼八千斤。
仰天橫臥欲何食，
擬把青天拌白雲。

（此詩是我在下課後從李兆基樓走到范克廉樓學生膳堂因餓而作）



中文系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CUHK



何竹平吳尚穎伉儷古典詩詞創作獎學金
2023-24年度得獎學生感言及作品



卓玄瑾

崇基書院
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

「詩選與習作」是中文系必修的科目之一，但在開始上課以前，我從沒有想過在課後創作詩句、以及等待老師的評語的這段時間，會成為我整個學年中最快樂的時光。小時候背誦古詩詞，不過是為了應付考試，而且詩詞格律讓我覺得束手束腳，唯一的優點，恐怕就是背誦的時候總比別的暢快些。詩選的課堂是我第一次具體了解平仄格律，也是我第一次創作詩句。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我才漸漸體會到老師所說的，靈感乍現而揮筆寫就一句妙筆的快感，而且數次創作之後，熟悉了這套古詩詞中的規則，隨口吟就居然正好符合格律，每每都讓我忍不住大笑。

在課堂中，我最享受李白詩。應該說，我從小就非常仰慕李白，仰慕李白的才氣、仰慕李白的狂傲。通過課堂上對不同古體、近體詩的學習，我更覺得李白用字是粗曠而不粗俗，自由而不散漫。而這也讓我忍不住想：自己是不是也能寫出這樣的句子呢？固然我的創作還太過青澀，不過我想，既然能夠獲得獎學金的肯定，其中也肯定有它的閃光點吧。

之於古典詩詞創作，我不過是一名門外漢，所以能獲選，對我是莫大的鼓勵。我的夢想一直是從事創作方面的工作，二年級的下學期，我將會赴北京大學交流，有了獎學金的支持，屆時我能有機會走遍各個名勝古跡，藉由開拓眼界和增加體驗，從和古人不同的角度看世界，助我創作出更好的作品。

最後，我希望能再次感謝何文禮先生及何竹平吳尚穎伉儷的家人，感謝獎學金的肯定和激勵，在這份支持下，我定會繼續努力，不負期望。

《山城秋興（其三）》

心有鴻鵠志，自將比飛仙。
勢頹不我與，最是行路難。
烏雲蔽千嶺，黃泥涸萬川。
秋實養群燕，春水餓孤鸞。
早知棄塵去，何必委人間！
聊伴池塘樹，拍岸恨且嘆。

《望維多利亞港（其一）》

天高霧散見蒼穹，赤足憑欄卷北風。
我自登臺呼浪急，輕身縱去破長空。